

读

DA ZHONG DIAN DU

高买

林希著
Gao Mai



1

公元一千九百零一年,清光绪二十七年,有几桩非凡的事件震惊了天津卫的三教九流父老乡亲,也震惊了古国中华的天朝龙廷。一时之间沸沸扬扬,很是让天津城和天津卫的老少爷们儿出尽了风头。

对于清朝政府丧权辱国的卑劣行径,天津人早恨得咬牙切齿,自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以来,每次朝廷和洋人宣战,最终都是以在天津派员向洋人求和为结局。一次一次的卖国条约全是在天津签订的,什么中英天津条约、中法天津条约,中俄天津条约,等等等

等不一而足,好像这方宝地原来是古国在华走背兴字的地方,风水先生称这类地方为扫帚尾巴,狮子老虎到了这地方都患半身不遂,天仙美女降到这地方准变丑八怪。天津爷们儿不服,大家伙儿说咱这地方是九河下梢,有名的水旱码头。上有三沽:直沽、西沽、丁字沽;下有三洼:南洼、北洼、团泊洼。南有挂甲寺,唐太宗征辽,在此挂甲登程,挂甲寺内有四景:拱北途岑,镇东晴旭,安西烟树,定南荷风。西有铃铛阁,护佑着沽上沽下津门故里的善男信女,海光寺初名普陀,建寺之前夜

有白光,高烛数丈,大士像从京师万善寺延致,“随处潮音”乃圣祖赐额,除此之外还有望海楼,天后宫,大红庙,小红庙,老龙头火车站,万国铁桥大码头……这地方能不吉祥吗?自打开埠通商以来,商贾云集百业兴旺,谁到了天津谁发财,天津卫这地方遍地是大元宝,连叫化子都吃精米白面酱猪肉,真是享不完的荣华富贵。

可是天津人还是被人蒙在鼓里了,莫看天津街面上店铺毗邻,莫看租界地里正大兴土木,莫看商号里满满地摆着绫罗绸缎洋广杂货,莫看白花花的银子沿着街

面流过来流过去，其实这天津卫凡是摆出来卖的物什，全是些不值钱的破烂，真正的大宗交易却只在神不知鬼不觉之间暗中进行，一宗生意谈妥，半壁江山易主。什么买卖如此兴旺？卖国！

卖国的买卖没有老百姓的份儿，有了赚头，分红时也落不到老百姓头上，而且越是朝廷忙着卖国，老百姓才越是盼着治国，于是乱世奸雄和治国英豪应运而生。当然，有时候乱世奸雄当道，有的时候治国英豪主政，因之才时而如此时而如彼，搞得天昏地暗。最可怜是老百姓浑浑噩噩，糊里

糊涂，他们竟也分不清哪个乱世，哪个治国，终日只是指望在台上的能多办些好事，自己也好体验体验生逢盛世的幸运。最可怕的是乱世奸雄和治国英豪竟会集于一人之身，老百姓就傻了，天津卫讲话：“瘪”了。

如此，就出了一位如此这般出类拔萃的人物——袁世凯。

袁世凯怎样起家的，这里按下不表，单说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之后，按照圣上推行变法的旨意，在天津执意推行新政，他筹饷练兵，变革军制，考核吏治，兴办学堂，改革司法，创建实业，推行

立宪，试办自治。而此中最为难能可贵者，是袁世凯要维新民风，治理地方，彻底铲除天津地方的种种弊端。

袁世凯由天津起家，对天津地方的种种恶习嫉恶如仇，他认定天津有四大害，一曰混混，二曰盗贼，三曰鸦片，四曰娼妓。此四害不除，天津城无新政可言，天津城也永不会有什么幸福美满新气象。

说起天津的混混，真可谓可恶之极，寻衅闹事，聚众斗殴，白刀子进去，红刀子出来，抽黑签，跳油锅，两根手指从火盆里捏出

个烧得红红的大煤球悠哉游哉地点烟袋，眼望着两根手指被烧得冒出两股白烟，面不变色心不跳，依然谈笑风生洋洋自得。可恨！袁世凯一声令下，把满天津卫的混混全收进了大牢，一个个提审，一个个用刑，压杠子、打板子，烟熏火燎，服输的，大堂上跪下磕个头，开枷松绑，乖乖地爬出去，从此改邪归正，再不许在街面上耍混不讲理。果不其然，这一着真见成效，成百上千的英雄好汉们一个个全“孙子”了，此中也有几条好汉，至死不低头，结果还真被袁世凯给活活收拾死了。为表彰

袁世凯治理混混有功，天津人送了他一个比混混还混混的雅号——混世魔王。

下一步，混世魔王袁世凯要整治盗贼了。

做维新人物，就要有维新的招数，变法维新，推行新政的一大特征，便是政以民为本，变圣上旨意、官家命令为民众要求。为此，袁世凯总督于天津创立了天津议事会，这下一步治理盗贼，要先由民众代表出面向总督大人呼吁，然后总督大人才能下狠手。

这一天直隶总督衙门开府议事，袁世凯自然着朝服于大堂上

正襟危坐，两班衙役肃立左右两侧壮威，各位帮办、署理、阁僚、师爷更是各就各位面色如铁。议事开始，行过官礼，一位议事老人由衙役导引步入议事堂，面对袁世凯，从腰间取出一卷文稿，音色朗朗地读将起来。

这位议事大人，姓杨，名甲之，雅号蕉亭老人，是清史馆一名赫赫有名的编修，袁世凯到天津立议事会，便延请杨编修出任议事代表，参与治理朝政。议事会的规格高，议事代表和总督大人平起平坐，且天津议事会只设议事代表三人，杨编修德高望重，顺

理成章便成了首席人物。

“变法以来，累经三月，总督大人劳心焦思，几废寝食。推行新政，成效卓著，津门七十二沽黎民安居乐业，政通人和，真乃百年未有之国泰民安景象。唯天津地处九河下梢，八方民众杂处，其中刁民者流，作恶多端，或聚众斗殴，或为匪为盗，骚扰乡里，民不聊生，此辈一日不除，天津一日不宁。如是，本参事受议事会之托，专此向总督大人提出奏议，于此华洋交替之际，严防盗贼乘间思逞。为治理地方，着即日组办巡警局，立捕快，设缉拿，根除盗匪，

及至蠹贼扒手。遇有可疑之人，不问平日操何职业，不问初犯惯犯，立即拘之于狱，着其习艺务劳，弃恶择善，革心洗面，重作新人，于其屡教不改者，则动用严刑，着其老于狱中，再无作恶之机……”

读一句，蕉亭老人得意地抬一抬头，向各位幕僚们显示自己非凡的风韵，直到后来，蕉亭老人已是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，类似发表演说一般。袁世凯坐在大堂上看着心里似也不太舒服，他看不惯这类不知好歹的书呆子们在朝廷大臣面前的放肆大胆，但推行

新政,就要有行新政的襟怀,看不惯也要看,听不进也要听,明明知道不玩这套把戏我也是该干什么就干什么,但总也要耐着性子把戏唱完,把台步迈稳当了,然后自己才能表示采纳民众奏议,干一番整治人收拾人的勾当。

“为此,”蕉亭老人干咳一声,立即就要宣读治理盗贼的具体奏议了,忽然他抬起头来,目光向袁世凯座位背后的公堂墙壁上望去,似乎他看到了什么异常的现象,声音戛然止住,眨眨眼睛,咽一口气,活像是忘了台词。大堂两侧众人先也没有十分注意,仍

然等着蕉亭老人，
谁料杨甲之老人竟目瞪口呆，
站在袁世凯的面前，
气，呆成一根木头。

顺着蕉亭老人的目光，众人
向袁世凯座椅背后的墙壁望去，
“啊！”地一声，众人也随蕉亭老人
一起被什么异常现象吓呆了。

墙壁上秃光光，用来标志袁
世凯身份的朝廷赏赐的黄马褂，
不见了。

几位师爷吱棱一下从座椅上
跳了起来，这还得了，没有这件黄
马褂，袁世凯就是一介草民，他有
什么资格耀武扬威地坐在总督大

人的**宝座上**？没有这件黄马褂，
参议大夫又在向谁宣读奏议？没有这件**黄马褂**，这两班衙役，满堂官员，岂不成了在唱戏？

糟了，倘若是哪个师爷忘了今天将黄马褂悬在堂上，总督大人再宽厚，也要问罪杀头。平日，黄马褂悬得稍稍偏了一点尺寸，还要重责四十大板呢，今日居然忘了悬黄马褂，岂不是将总督大堂变成了黑衙门？

“退堂！”

袁世凯是个何等精明的人物，他没有回头，只看蕉亭老人惊慌失措的神态，只看两侧衙役师